

马厚交往录



丁敬涵 编著

浙江大学档案馆 组编

前序

示矣弘一法師待未青以報晚青
人寄示法師吉祥相又睹其本
行記因再題三律在此方外之契
報復寫呈敬誨
勘正

題弘一法師吉祥相

彩筆依空繪清山示覺眠衣
長猶選夢詩至忽通禪業
蒼歸根近花開見佛先涅槃
非青相錯被世人傳
題弘一法師本行記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大學出版社

马厚文往録



丁敬涵 编著

浙江大学档案馆 组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一浮交往录/丁敬涵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308-11320-5

I. ①马… II. ①丁… III. ①马一浮(1883~1967)
—生平事迹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0694 号

马一浮交往录

丁敬涵 编著

责任编辑 胡 畔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6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320-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有友人鼓励我写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交往录。他认为,马先生道德高尚,待人接物都有严格的原则。他以忠信、真诚之心交友,他的真正朋友都是直、谅、多闻的,与很多人都是学术之交。他们的友谊都是在交流思想、切磋学术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他的交友之道是与人交往的典范,能介绍出来,定可以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当前,直接了解他这方面情况的人已不多,希望我能写一下。我觉得自己虽在马先生身边长大,他的不少朋友、学生我都见过,但是,他早年和晚年的情况却不了解。前者我尚未出生或太小,后者又因上学和参加工作而离开了他。我比较了解的只是 1938 至 1954 年这 17 年,即使是这几年,因为大部分时间还属于“少不更事”,对事物的看法很是肤浅,所以不敢承诺。后来为了出版《马一浮集》,我参加了搜集遗著、抄点部分作品的工作。在工作中,特别是抄点书信时,为马先生不畏权势、直言不讳的真诚态度;为他们朋友间互相辩难的治学精神;为他对尊长的敬重、对晚辈的关爱、对学生的循循善诱等等感动不已,对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为人之道也有了较深的了解。在搜集工作中,由于马先生的一些学生我都认识,所以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把所藏作品或抄件拿出来供我复印或抄点。抄点有误的地方,还能为我改正。可是,就在这过程中,只短短的几年时间,当时亲聆马先生六艺之旨的学生,又先后去世了数人。这既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又感到时间的紧迫,再下去连可以请教的人都要没有了。于是,在 1996 年《马一浮集》出版以后,就静下心来,与顾天德一起,着手《马一浮交往录》的编写。

1938至1954年，虽然在马先生的一生中，仅仅占了五分之一，但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激于爱国热情，为“存绝学于末运，扶仁道于衰微”，乃一改多年来闭门读书的习惯，出而讲学；思考多年的“六艺统摄一切”这一学术思想的核心，亦于此时最终完成，并完整地表述出来。

这一时期，他的交游面也扩大了。有同事、有学生、有慕名来访者、有写信求教者，还有过去可以闭门不纳、现在却不得不应酬的军政要员。他们之中，有的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些人写还是不写呢？最后决定：虽明知此人是先生的好友，但没有掌握可写的材料，只能不写；有可写材料的，即使只是一般应酬者，也写。这也是不得已吧！

既然写了这个人，总该对其有个简介。但其中有的人我不了解，只能借助于陈玉堂先生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在此向他的在天之灵表示感谢！

十年来，经过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由于水准和所掌握的材料限制，缺点和错误肯定不少，但自己已无力提高了。只能就这样就正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

此稿草成已数年，亦已与数家出版单位有过联系，但一直无缘面世。去年三月交浙大，承浙大领导青睐，组织浙大出版社、档案馆、艺术系的同志协同作战。有关同志不辞辛劳、多方寻求资料配以精美照片，在共同努力下，本书才得以高品位地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丁敬涵

二〇一三年二月

目 录

上 编 交往轶事 / 1

亲情篇 / 3

父母之教永不忘 / 5

姐弟情深 / 8

溢亡妻曰“孝愍” / 11

翁婿谊、父子情 / 13

视犹同气汤拙存 / 15

哀母党门祚之不幸 / 17

相依 20 年,情同父女 / 19

槌床恸呼难瞑目 / 22

赐名寄厚望 / 26

友谊篇 / 33

总角之交谢无量 / 35

论学诤友叶左文 / 40

雅故蔡元培 / 43

与熊十力的一致与矛盾 / 45

竺可桢礼请讲学 / 48

不避嫌怨为沈尹默改《启事》 / 52

哀独秀 / 55

亦兄亦弟丰子恺 / 57

黄宾虹巧得祝寿诗 / 61

由政策关怀到交谊深厚的陈毅 63

方外篇 / 67

万 慧 / 69

肇 庵 / 71

楚 泉 / 73

安 仁 / 75

弘 一 / 77

广 洽 / 80

弟子篇 / 83

大弟子袁心粲 / 85

乌以风厄境中不忘师训 / 87

王伯尹天不假年 / 90

马门“颜”、“曾”：王星贤、张立民 / 93

王驾吾从游四十载 悼文寄深情 / 97

名人篇 / 101

悲 秋 / 103

赞 徐 / 105

评 蒋 / 106

联赞周恩来 / 107

破例写毛泽东诗词 / 109

迫使陈立夫登门道歉 / 111

下 编 交往名录 / 113

附 录 / 230

后 记 / 233



上 编

交往轶事

1936年，马先生在杭州马所巷梧桐树下



1942 年(或 1943 年),马一浮在乐山濠上草堂书房,盛学明摄(抓拍)

亲情篇

马一浮先生 11 岁丧母,19 岁丧父,但父子亲情、父母之教终身不忘。



1928年在西湖,自左至右为马一浮先生的大姐夫丁少梅、
外甥丁安期、马一浮、外甥媳田莱之(怀抱弥甥丁慰长)、大
姐马明璧

父母之教永不忘

马一浮先生 11 岁丧母，19 岁丧父，但父子亲情、父母之教终身不忘。在他 59 岁时，有学生问到他父亲的事迹，他悲从中来，几次欲言又止。事后写信告诉这个学生说：“先君弃养在光绪辛丑，仆年始 19，曾为行状，叙次生平志事，今此文已佚。自迁葬皋亭，欲树一碑，窃比李阳冰《三坟记》，未成而遭乱，每念髦及未能述德，不知何日得还依丘垄，辄泫然流涕。承贤见问，益触悲怀，当俟从容敬述，文成必以相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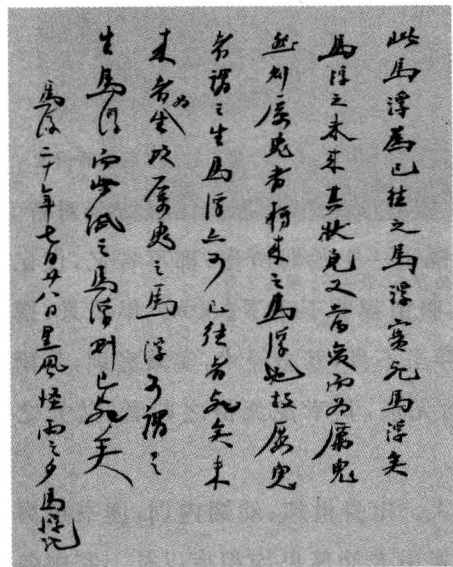


若讫谈之际，不欲举是为言。以老不胜哀，1916 年，马一浮摄于杭州二我轩照相馆言此益增永慕之痛也。”61 岁时，讲到 11 岁受母命作菊花诗，言及母亲对诗、对他的评价时说：“追念儿时光景，已如隔世……幼时所作，都不省忆，仅忆此篇，以母训，故不敢忘也。”讲着讲着，眼泪都要下来了。1947 年 3 月，撰《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茔记》，里面讲到：“浮虽不肖，笃志经术，实秉庭训，其稍解诗旨，则孩提受之母氏……浮虽老而无成，其幸免流俗之归者，父兄之教也。”

母何定珠(1854—1893)，陕西沔县人。出身世族，幼娴内训，读书过男子，擅长文学。治家严谨，内外肃然，对家中老幼尊卑均相待以礼。家中各事，特别是祭祖延宾，均躬亲事之，不敢稍怠。教子女有方，常教以要学行谊贤者，切勿羨富贵，并为讲述古豪杰孝义事。先生幼时，一次拿着钱玩耍，母见而止之曰：“儿幼，宜勿弄此，他日成人，须严立风骨，勿齷齪事此。”1893 年，先生 11 岁时，母指庭前菊命作五律，限麻字韵。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



1900年9月，马一浮18岁时的照片



1902年7月18日马一浮20岁时在18岁时照片背后的题字。时马一浮已准备出国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新方式，夫人汤仪刚刚去世，故有是言

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羨胡麻。”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因母训不敢忘的诗，也是现存的先生最早的诗篇。母亲听到后很高兴，说：“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菊之为物，如高人逸士，虽有文采而生于晚秋，不遇春夏之气。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不久即仙逝。先生在61岁时曾说过，现在年过60，正如母亲所预言的那样，如同秋后之菊，尚能自拔于流俗。

1901年，先生作《先妣何恭人事述》叙生平志事。1903年9月15日，为母去世十周年，在旅美日记中有：“今日为吾母弃浮十周年之纪念日。呜呼，幼罹多忧，孤露余生，忽忽长大，修名不立，苦学不成，能不哀哉！远在海外，无由上坟墓一拜哭，遥望越天，痛恻肝腑！”

父马延培(1844—1901)，浙江绍兴人，字冠臣。天性孝友，精于义理之学。年17，因伯父亡于国事，乃只身由绍入川为嗣，自此游幕十年。历尽艰辛，考求吏治，研究经济学、法制条例、刑名、钱谷、掌故、民物等吏事之要，助官利民，声名远扬。还手抄

汪辉祖之《佐治药言》置几案，认为汪之书乃佐幕者的指南。又辑古训之尤系身心者为《格言纂》。后署潼川府通判、仁寿县知县，为官清正，革弊兴利，为民除害。年44，因庶母卒而辞官归绍营丧葬。离仁寿时，县民刻石颂其德，拥舆泣送。平生笃于风义，贷于人，约信必归，及人之用其财，虽多未尝责偿。归里后不善治生，又苦疾疢，故家中度支日绌，有时仅以园蔬充饥。虽贫而得以欣享田园骨肉之乐，认为远胜于穹官巨家之悬钟列鼎。1900年春，患中风，偏瘫、失语。先生与两位姐姐日夕侍奉，夏秋之交小愈。后次女卒，长女嫁，病遂日笃。而是时，侍奉之责，仅先生一人承担，自冬至春，未尝退归私室。1901年3月，终不起，享年57。先生居丧时，写《先考马公行状》，详叙世系及生平志事。又为父所辑抄之《格言纂》、《佐治药言》作跋，述父之躬践笃实、做事详慎不苟之德行。后先生外出游学，再三嘱咐家人：“先君手泽三篋，务宜敬谨庋藏，勿令鼠子窜入。若遇非常，他物可弃，此篋必力筹保全，万勿任令散佚，以重不孝。”

辛亥革命后，浙江省通志部门曾致书及面陈，要马哀集先人事状，以备采录。马先是不予理睬，催急了，才复书称：“窃以尊亲之道，始于修身，令名之貽，贵其不辱。”“先考以吏才见称，孝友醇备，潜德费耀。强仕投簪，履道安素。忠能尽恕，介能尽和，生顺没宁，庶几有焉，推其志行，不欲以声称耀俗。浮幼稟庭训，不愿乎外，将求学而至于圣贤之道，以纘先人之绪。虽惇吏不书其名，典录不详其事，盖无憾焉，非敢隐也。”这一段话，不仅回复了不交“先人事状”的缘由，也说明了他一生远谢时缘，绝意仕进，闭门读书，不事著述，是遵循先人的庭训，一心“求学而至于圣贤之道”。这也是他的“不愿乎外”、“修身”、“不辱”的尊亲之道。

1904年3月14日，为父亲逝世三周年纪念日，马时在美国，在日记中写道：“痛哉！吾父弃我于是遂三年哉！吾家庭之痛不可绝。夜，回想四年前今日方侍吾父病；二年前今日则吾犹得哭于丘墓；乃今者，去国远，去吾父亦远，哀哀鲜民，惨惨亡国，能不哉痛！”

姐弟情深

马一浮先生没有兄弟，只有三位姐姐。他笃于手足之谊，对三位姐姐感情很是深厚。三姐惠芳，虽然在他六岁时就已夭逝，但在他以后的诗文中，仍能看到相忆之情。如1900年二姐去世时，有诗曰：“归帆南下记当时，雁齿垂髫未暂离。宿草已封悲幼姐，受经追感失恩师……”追忆了12年前在四川时，姐弟三人就像飞行的大雁，总是排列成行，没有暂时离开的时候，自己跟着两位姐姐，同时受业于何虚舟老师。回到绍兴不久，幼姐就去世了。现在幼姐的坟上草已经长得很茂盛，二姐又走了，恩师也已去世两年，真是悲伤之极。

二姐明珪，字冰辉。先生在母死、父病后，和大姐的年龄又相差10岁，所以平时就和二姐最为亲近，感情更深。二人一起读书、写诗、讨论各种问题。二姐自幼就不同于封建时代的闺门小姐，孤傲、寡言笑、有奇志。喜读《庄子》、《列子》等书及印度哲学，又抱政治改革的思想。年20时，一日，适父与弟他出，有盗夜入室，举刀吓之，其厉声曰：“予我刀，吾自杀，不烦尔。”盗惊而退。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与姐及弟妇议及应变之策，姐及弟妇均云：“誓死之。”彼云：多死无益，要像晋代荀灌那样，父为襄城太守，城为贼围，灌年方13，夜率勇士数十人突围求援，援兵至，贼散走。作诗文亦不同凡俗，但有作辄焚其稿，曰：“二千年来，女子传者几人？半以文章鸣，半以节烈著，无大殊异者，而文章多可鄙。”读《列女传》时，对其中宣扬的烈女多有不满。尤其不喜欢孟光，看到孟自损而取悦于夫、不敢仰视其夫，每进食于夫前，必高举置食之案桌齐眉的故事，曰：“女子何为卑拙若此。”独喜欢孝女曹娥、缙紫之为。12岁时告母曰：“女愿得事父母以终矣，不能事人。”母斥其妄，而其持之特坚。母病亟，跪地引帛自勒，乞以身代；母逝，哭至气绝，必欲以身殉，父责以“父在，不得尔”，方止。父病，医谓“血肉最补形气，盍烹鹅”，乃割臂肉

掺药进之。父果小瘥，月余，又笃，竟至不起，而其已先父卒矣，年 22。卒之前，嘱弟为葬母墓之侧，丧勿用俗礼。当父病时，其日则与姐弟共侍，夜则以竹席睡父前，寒熏暑扇，温凉必令合度，屏息俟父熟寝乃敢寐。夜必数起，视父安否。卒后，先生作哭二姐八律，追述姐之生平、行事，及二人“捡药灯前尚论诗”的情景，痛悼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二姐。睹姐之遗墨，忆姐之言行，称姐“读史每怀千古志，立身不系一丝尘”。次年，又作《二姐事略》详述二姐之一生。1903 年，二姐逝世三周年，他远在美国，又写下了“一从别后几沧桑，亡客天下百感伤”、“零丁后死今三载，孤愤哀时述九歌”、“儿时苦乐从头忆，世态烟云逆眼过”等表达哀伤、怀念之情的诗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则记：“8 月 25 者，吾二姐涅槃三周岁之纪念日也。终鲜兄弟，又遭多忧，泊在天末，回首昔年，涕下沾襟。”在二姐去世后的两年中，父亲、妻子又相继去世，马先生在人世间唯一的至亲就是大姐了。

大姐明璧，长先生 10 岁，母去世后，就担负起照料幼弟的责任，终其生不改。弟在家时，关心、安排其生活；外出游学时，再三告以处人、处世的学问；得知弟一人在杭，由于冷暖、饮食不调而卧病萧寺时，即举家自绍迁杭，相与僦居，予以照顾。临终时犹惦记着弟孤身一人，需人照拂，乃指着媳妇田菜之对弟说：“若无子女，此妇柔婉能事若，愿视之犹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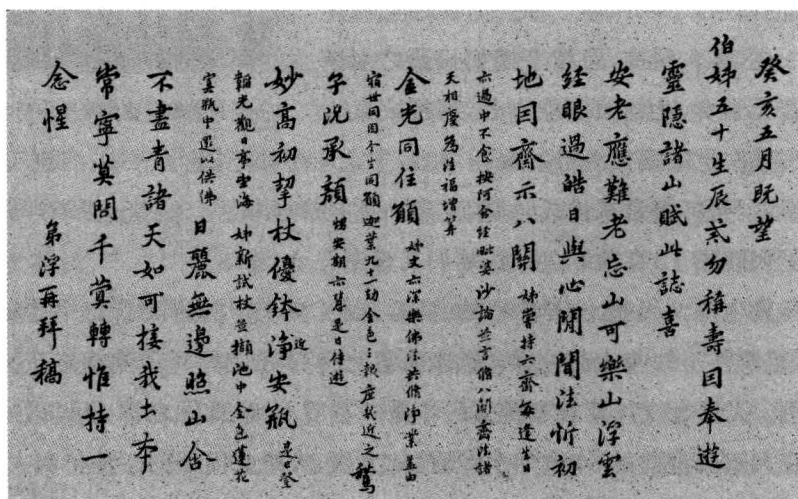


马一浮为大姐马明璧寿辰所刻印章

也。”田菜之也不辜负婆母的嘱托，此后十余年中，就像女儿一样，细心、周到地侍奉着马，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流离中更是靠她扶持。但老天爷对马先生实在是太残酷了，在他 65 岁时，甥妇又病逝。

马先生对大姐是十分尊敬、佩服的。在 1903 年的旅美日记中曾记到：“家时姐谓浮不知与人处之难，曩时犹谓此特保守之见耳。英雄之于人，何所不可。乃今思之，其言良是，不可易。益叹吾姐阅历之深，万非吾所及也。”在大姐去世前的 30 余年中，马是依大姐、大姐夫而居的。他侍奉大姐如母，待外甥如子。为了使姐心情舒畅，时陪姐出游。姐 50 寿辰时，即奉游灵隐诸山并赋诗志喜。平时亦诗歌唱和，在美国时也相互“万里殷勤重寄诗”，

有的长达 30 韵。大姐生日，有时奉姐出游，有时赋诗志喜，有时手刻“明璧万岁”印章祝贺。大姐有病，求遍了沪杭名医，做到药必亲尝，并想尽办法，以图减轻大姐的病痛。如认为大姐的病不适合住阴暗、潮湿的老式房子，就另外租赁了一座阳光充足的小洋房而移居。由于治病等，在在需钱，乃开始鬻字。在“鬻书约”中有“颇因老病，亦有所须”，作为鬻字原因之一。1934 年，大姐去世，先生悲伤得恸哭不已，每与人言及无不悲戚异常。熊十力因而对两人共同的学生说马：“太过了，未能免俗。”马知道后说：“人遭丧而恸，是本性的自然流露，有什么过与不过，俗与不俗呢？”又举颜渊死，孔子哭之恸而说：“孔子在颜渊死时，尚且不自知地‘哭之恸’。我现在天属之亲全部去世了，能不悲伤吗？”他挥泪写下了挽联：“命也何尤，兄弟孔怀今已矣；老而安死，风霜交悴古如斯。”并缀以长跋：“伯姐以垂暮之年，膺不起之疾，淹笃经岁，遂尔怛化。吾欲稍损其病苦而未能也。曾子曰：‘年既耆艾，虽欲悌，谁为悌？’每诵斯言，未尝不流涕。乃今而后，予天属之亲顿尽，其于斯世，真为畸零之人矣。夫死生常理，人所易知。哀痛之情，亦发于天性，吾独何能已于中乎？岁在甲戌十月辛卯，同怀弟浮挥泪书。”大姐丧葬以后，为免睹物伤人，再一次移居。而且有一段时间不写诗，三个月后，在给朋友的诗中，尚有“残年疾病怀兄弟，世路艰危仗友生”之句。



马一浮为大姐马明璧五十寿辰所赋诗